

有没有什么男主是医生言情小说?

带四岁女儿去医院，她给我领了个帅气医生回家。

不是别人，正好是我前男友。

我看着那人冷笑，然后抱着女儿叮嘱她：「宝宝，别什么垃圾都捡回家！」

宝宝急了，挥着小圆手对我道：「不是垃圾，是爸爸！」

我捂住她的小嘴巴：「你瞎了，这货也是你爸爸？」

帅哥看见我的第一秒就愣在门口，然后有点难以置信地叫我：「烟烟？」

我没理他。

他的神情却从难以置信转为狂喜。

他急急伸出手来，却在看见我冷笑的表情后变得小心翼翼。

他说：「烟烟，真的是你。」

我的手扶在门把手上，一点都没有要迎他进来的意思，皮笑肉不笑地打招呼：

「对啊，苏大医生，好久不见。」

女儿看不懂奇怪的大人之间的暗流涌动，拽拽我的衣角：「妈妈，我饿了。」

我弯下腰抱抱她：「燃燃想吃什么呀？」

苏远林看着我和燃燃，嘴角泛起一丝苦涩：「你已经有孩子了。这些年，你过得怎么样，还好吗？」

听到他说话，我不由得差点笑出声。

「当然还不错，如你所见，结婚生子，人生大事，我都在 30 岁之前完成了。」

「说起来，还得拜你这个前男友所赐，毕竟失败是成功之母嘛，有了你这个失败案例，我下一个自然更成功。」

苏远林目光沉沉：「成功？所以他就让你一个人带孩子去医院？」

我没想到苏远林居然给我来了这招，一时之间慌乱起来，最后怒而关门：「关你什么事！」

苏远林在门外待了很久，似乎想要说点什么，最后叹了口气，说道：「燃燃的症状，最好还是带她做下 B 超和 CT 检查。」

「还有，下次再去医院，一定要小心，把孩子看紧了。」

我在门里更加生气，狗男人，用你教我带孩子！

动不动说教，和之前一模一样。

2

苏远林，

苏大医生，

N 大校草，

我的前男友，外加曾经求而不得的初恋。

我用了整个青春跟随在他的后面，直到大学毕业前夕，才终于抱得男神归。

毕业旅行那晚，我以为我从此要迎来爱情学业双丰收的坦途。没想到，第二天刚起床出门，我就看见他和他那传闻中的白月光女神抱在一起。

恋爱第二天，就宣告失恋。

应该没有比我更惨的恋爱过程了吧。

我永远不会忘记，当时他泪流满面，女神梨花带雨，两人那叫一个双双把泪垂。

真是闻者伤心，见者落泪。

原来，我才是拆散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女版马文才。

大爷的，我不伺候了还不行吗。

于是在一年后愤而出国。

至于为啥是一年后，因为，我要生孩子。

3

我妈听到燃燃差点在医院走丢的消息后，差点气成脑血栓。

指着我和我哥的鼻子骂。

骂我，心怎么那么大，一个人带孩子去医院。

骂我哥，怎么出事了才到医院去，早干吗去了。

我向老太太认错：「都是我的错，不关我哥的事，他上班也那么忙。」

我妈一声棒喝：「你，闭嘴。」

我哥打圆场：「这还要多亏了人家苏医生，把燃燃送回来……」

我翻了个白眼。

在老太太的强大威压下，我拿上她做的拿手点心，到医院送给苏远林，以表我们全家万分的感激。

苏远林看着拿着点心 90 度鞠躬的我，不动声色。

我把点心一放，爱要不要。

正要走的时候，苏远林叫住我：「燃燃的检查结果出来了，淋巴管瘤。」

「咣当」一声，我的包落在地上。

苏远林见状，连忙一步上前扶住我：「放心，这种是良性的，做个手术就好。我来安排。」

我深呼吸了一口气，这才感觉自己活了过来。

不过，我有一点很疑惑。

「苏医生，我记得燃燃的主治医生，好像是儿科的熊大夫？」我盯着他胸前的普外科名牌发问。

苏远林的耳朵不自然红了红：「偶尔，我们偶尔也会代班。」

4

「熊熊怎么还不来？」躺在病床上的燃燃软软地发问。

苏远林怜爱地摸摸她的小脑袋：「熊医生还有其他的病人要照顾，苏叔叔先陪你玩儿好不好？」

我刚拿完饭，站在病房门口，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幅画面。

不知道为何，觉得眼眶好像湿湿的。

燃燃的手术加上住院，前前后后需要差不多 10 天的时间。苏远林从燃燃入院第一天起，倒是每天都会过来。但是显然，争宠失败。他整天这副严肃高冷的样子，哪里会讨小孩子的喜欢。

相比较于苏远林，我女儿还是更喜欢胖胖又幽默的儿科熊医生，甚至还当着我们的面问起来：「熊医生做我爸爸好不好？」

熊医生看着我，两眼放光，正要答应的时候，旁边的苏远林掐住了他的手臂。

于是那天儿科的小朋友们都听到了熊熊极其凄惨的一声惨叫。

从此，熊熊儿科之花地位，不保。

我正要走进病房的时候，熊医生也恰好走进来，燃燃立刻像见了水的小鱼一样活泼起来：「熊熊！」

叫完还转头一本正经地对同样一本正经的苏远林说：「苏酥酥，我要和熊熊玩一会儿了，你不要伤心，我妈妈陪你。」

不行，笑死，小孩的大舌头太好玩了。更好笑的还是苏远林，和燃燃像同志会晤一般双手相握：「好的燃燃，有事记得叫苏叔叔。」

和苏远林来到楼下的时候我还在笑。上气不接下气，苏远林看着我，嘴角带笑，一脸无奈：「好了。」

他的尾音下降，微微拖着，带着几分宠溺，就像——我和他表白完的那个夜晚，他把我紧紧拥入怀中时那样。

我看着他的眼睛，那眼神中似乎有几分动容。

我知道，我们都想起了那个晚上。

气氛有一瞬间的尴尬。

我错开眼神，苏远林也握拳轻咳了一声。

入秋后的傍晚秋风微凉，我不由地打了个喷嚏，苏远林立刻要把白大褂脱下来，而后好像又想到我们现在的身份，手又慢慢放了下来。

我装作没有看见，慢慢走着，看医院小树林的风景。

「对了，烟烟，第一次看见病历我就想问了，为什么燃燃的名字叫孟浩燃？」

「因为浩然正气啊。」

「那为什么是燃烧的燃？」

我看着他，一字一句地「阴阳怪气」：「因为只有正气还不够，还得有熊熊大火才能燃尽世间魑魅魍魉。」

苏远林咽了口口水。

过了一会儿，他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来：「你让燃燃和你姓，他是，对你们不好？」

「谁？」我有点懵。

一秒之后我反应过来，他应该是在问我现在的「老公」。

我连忙回答：「好，怎么不好，可好了。」

苏远林看起来好像有点生气：「好到让你和阿姨他们来照顾，好到自己女儿病了都不出现？」

我的脑瓜飞速旋转：「他啊，他要出差，工作忙，非常忙。我们家都习惯了，哈哈哈哈。」

苏远林停住了脚步，我转头，看见他失落地停在原地：「烟烟，如果那个时候我们……」

我打断了他：「苏远林，既然我们都已经各自往前走，那就别回头。」

他看着我，良久才艰难地点了点头。

回住院部的路上，我们一言不发，我试图打破这凝滞的气氛，带头打哈哈寒暄：「对了，说起来你和刘鹿怎么样？」

「刘鹿？」苏远林有点疑惑，好像一时不明白我为什么会提起她，不过他还是很快速答道：「她出国了。」

白月光原来是出国了，怪不得。

5

从电视台下了班，我匆匆赶到医院，看见我妈正和护士站一帮姑娘聊得正欢。

讲真我十分怀疑我们家祖孙三代都有社交牛 x 症，燃燃那张小嘴绝对遗传了她外婆。

老太太和护士姑娘们告了别，路上开始和我八卦，说她都打听好了，这位苏医生，人帅技术好，稳坐普外青年才俊头把交椅，就是吧，有个什么白月光，在国外。她觉得有点危险。

我心里漫开一片苦涩，打断了老太太：「行啊您，现在都知道白月光这词了，真不错。」

老太太和我嘚瑟：「那是，你个小囡囡，别看不起我们中老年人。」

我求饶：「我哪敢看不起您啊，我只求您别天天给我相这个相那个的好不啊。」

老太太坚决拒绝了我的请求，表示组织绝对不能饶恕我这种在终身大事上消极怠工的思想。

她都帮我安排好了，苏医生不行，还有其他优秀青年，胸外科头牌李医生，照片都给我递出去了。

我气结。

6

于是这周六下午，市二院西门大街的一个咖啡馆里，我开启了人生中的第一场相亲。

我妈诚不欺我。

真是帅哥。

淡色休闲西装，金丝边眼镜，斯文俊秀，看得出是刻意成熟打扮，白皙的脸上还有种少年的天真。

莫不是我今年的桃花全都绽放在了医院？

可惜，我并不是来相亲的。

「李医生，不知道杨护士长有没有和你说清楚，我家比较特殊，我觉得你……」

「我知道，我完全不介意的。」

大哥，你不介意我介意啊，我还不想让我女儿有后爸啊！

「是这样的李医生，近几年我还不打算结婚……」

与此同时身后有一个好听的男声幽幽响起，痒得我鸡皮疙瘩起了满身：「我还不知道，你又要结婚了？」

苏远林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了这里。他拉起我的手就要带我出门。

李医生起身挡在我面前：「你是谁？」

哦，看来普外科和胸外科的交流并不频繁。

苏远林根本不理睬他，一把推开他，拉着我出了门，把我带到车上。

他看起来似乎气极，但还是克制着没有大力甩上我这边的车门。

把我送进副驾驶后，他才坐到驾驶座上，深呼吸了一分钟后才开始问我：「我都不知道，原来我国还能重婚？」

「那个，什么来着，啊，对……我离婚了。」我为自己的急中生智点赞。

苏远林愣住了，呆呆看着我，喃喃重复：「离婚，了？」

「对啊，你看，现在大家都讲究效率。不合适，还不如早离早解脱。」

他舔了舔嘴唇，似乎有些紧张：「所以，你是准备要再结婚了？」

「啊这个，嗯，有点复杂……」

怎么办，找不到理由了。

都怪我妈，搞什么相亲。

「你觉得我怎么样？」

这次轮到我愣住了。

刚才他在说什么？

苏远林伸出手，缓缓而又坚定地握住我的手，直到接触到我才发现，他的手，似乎还在轻颤着。

「烟烟，你觉得我怎么样？」

「考虑考虑我好不好？」

7

在第三次给燃燃讲故事讲串线后，我被我妈从医院赶了回来。

老太太提着我的耳朵训我：「白雪公主要跟猎人私奔？孟烟烟真有你的，就你这样你们台领导居然放心把王牌节目交给你做？给我滚回家休息去。」

我期期艾艾地抱着燃燃告别：「宝贝，妈妈先回家了，不要太想妈妈哦。」

燃燃一把推开我的脸，抱住熊医生的大腿：「妈妈你快点走吧，我要听熊熊给我讲故事！」

真的女大不由娘，桑心。

正当我碎碎念的时候，苏远林推门走了进来，他温声道：「你先回家休息，燃燃有我们。」

我避开他的目光，不敢看他的眼睛。

苏远林看见我躲避的视线，露出一丝受伤的眼神。

我回到家，在床上翻来覆去，已经过了凌晨了，却还是没有丝毫睡意。

我在纠结一个永恒而伟大的哲学问题：人，究竟能不能两次踏入一条河流？

说人话就是，唉，我能再跳一次火坑吗？

那天车上苏远林问我的那句话，我以为自己是要很坚定地拒绝的，可是看见他颤动着的手指的那一刻，我心尖好像被小猫带着软软倒刺的舌头舔了一口。

酸楚、甜美，混杂成一团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，堵得我胸口要炸裂开来。

那些年里——那些暗恋而不得，在图书馆占座只为和他对视一眼的过往里，我无时无刻不在期待苏远林这样的一个眼神。

最后，美梦只成真了一个夜晚，然后就像琉璃一样破碎了一地，揭开了它残酷的本真。

九年前的 N 大有三景。

情人湖，流浪猫，和学生会长苏远林。

我过往的人生中从来没有遇见过苏远林这样的男孩子。

从小爸妈离婚，我妈带我和我哥单过。我哥是个被人抢了钱都还傻愣在那的憨憨，我怒从心头起，混成我们那片的孩子王，把抢我哥钱的小混混揍了个鼻青脸肿。

等到上到中学，我周围聚集了一众小弟，成功混成大姐大，学校里最凶恶的小混混见了我也得给几分薄面叫一声烟姐。

所以从小到大，我身边的男孩，不是像发小祁壬这样甘愿当我小弟的二百五，就是我哥这样要受我荫庇的铁憨憨。

初见苏远林的第一眼，是在 N 大迎新日，他作为学生会会长组织学生会带领新生入学。我从来没见过一个男孩子有那样白皙的皮肤，那样长的睫毛，和我说话的声音仿佛夏日咸柠七里未融化的碎冰。

我在那一刻，迎来了自己久违的少女青春期。

我以非常拙劣的演技在他面前扮演走失的萌新学妹：「学长，我记不清宿舍在哪了，你可以带我去吗？」

学生会会长本来就事务繁杂，还时不时会有其他学生会同学过来请示他，烈日当空，他却没有丝毫不耐烦，认真地给我画了路线图，在我表示自己是路痴之后，直接拎过我的行李，护送

我去了宿舍。并且一路上，还耐心仔细地告诉我新生注意事项。

我偷偷瞄着他好看的侧颜，心里想，原来真的有男孩子会那么温柔细心啊。

所有人都觉得学生会长不苟言笑，帅是帅，但是生人勿近。

但我在第一天就发现，这个人的清冷之下，是绵密的温柔。

他不常笑，对任何人都是一副不苟言笑的表情，但是你看他的眼睛，就会知道他很认真。

他气质清冷，生人勿近，但是我在偷偷观察他的日子里，看见过他会时常自己买猫粮在傍晚去校园各角落喂它们。

夕阳中的少年与猫，是我的青春里不灭的印记。

那时候我刚进入 N 大，还没经受社会毒打，还有着被我妈和我哥宠出来的骄纵脾气，加上一张长得还不错的脸，我对自己追苏远林还是有点自信的。

就是那种，自卑的，害怕的，又有点自大的小女孩的盲目自信。

这种盲目自信在他的圈子里一败涂地。

我也遭遇了人生迄今为止最大的克星，刘鹿。

发小祁壬曾经这么评价过我：空有一张妖艳贱货脸和身材的傻憨憨。而我这款外表，在 N 大尤其医学院那样好学生扎堆的地方貌似，并不受欢迎。

气质清纯、长着一张初恋脸的刘鹿才是真女神。

她的穿衣打扮，也是校园女神标准样板。反观我那会儿，脏辫，露脐装，朋克耳钉……我是在医学院晃悠了几圈后才发现，自己好像是在好学生的雷点蹦迪。

决心追苏远林的我洗心革面，换上奶咖色线衣和布艺长裙，带着毛茸茸的贝雷帽，早早占了图书馆苏远林经常坐的座位旁边，期待和男神来一场偶遇。

没想到，苏远林看见我的第一反应，竟然是皱了皱眉。

我的心凉了半截。

他张开口似乎想要说点什么，但是下一刻刘鹿出现，非常自然地挽上他的手臂，柔柔地喊他「远林哥哥」。

刘鹿顺着苏远林目光瞥了我一眼，不屑地笑了一声：「又一个。」

然后她也没正眼看我，随意对我说：「你男神早就有心上人了，妹子，劝你早点放弃。」

我不记得自己那天是怎么离开的图书馆。

往后的三年，我不敢再正面出现在苏远林面前，只是借着加入学生会的名义，偷偷在学生会开全体会的时候在台下远远看他一眼。

刘鹿还是时不时会出现在他的身边，但是大部分时候，苏远林却都是一个人。

我有点奇怪，但因为那一次的狼狈，我已经不敢再出现在他眼前了。

祁壬那个贱男人拍着我的肩膀一脸认真地嘲讽我：「果然不辜负我对你的希望，空长御姐脸的小怂蛋。」

我受不了这贱人的讽刺，加上毕业越来越近，可能之后就真的天涯海角了，所以我一时冲动，报名了学生会内部成员组织的毕业旅行。

毕业旅行有时候会请还在本校的关系比较好的前辈一起来玩。苏远林作为曾经备受欢迎的学生会会长，被生生从研究生院拽过来，加入了我们这群毕业生的狂欢。

也不知道哪个混蛋选的地方，旅行地点选了舟山群岛。

我们包了一座离岛上的一整个民宿。

一望无际的大海，离岛最高处的灯塔，六月末的季风，真他妈该死的符合我要和那人告别的心境。

在离岛上的最后一晚，我喝得酩酊大醉，拿着酒瓶晃晃悠悠走到苏远林面前，看着他傻笑着了一会儿，然后不知为何眼泪开

始不听话落下来，我喊：「你这个混蛋！」

大家都喝得东倒西歪，我们在长桌的角落，他们并没有在意。

祁壬跑过来拉住我，要把我拖走：「哎呦姑奶奶，不好意思啊学长。」

我一把把他推到地上，指着苏远林的鼻子大骂：「你这个混蛋！」

「你不理我，呜呜呜。」

苏远林貌似是看不下去了，过来拉住我的手，要把我送回房间。

祁壬从地上爬起来：「不劳您大驾，这孩子我送回去就行。」

我再一次把祁壬踹到地上，以就义般的心情一把握住苏远林的手，宣布：「小壬子，不用管我，我要和这个混蛋最后决一死战。」

说着不管不顾地拖着苏远林下了楼梯。

之后我就好像，断片了。

第二天醒来，我傻了。

我衣服没了，缩在一个不属于我的被子里。

当然，也不是我的房间。

我扫了一眼这个房间的物品，看见了苏远林昨天穿的衬衫。

Oh, My God.

我模模糊糊好像记得自己拉着苏远林跑到了海滩，然后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了一些什么话。

好像是一直喊着「为什么不理我，为什么那样看我」之类的话，最后一把抱住人家啃了上去，边啃边喃喃「喜欢你」。

最后好像有人抱着我回到了房间，然后然后……

所以我对男神表白了？还把人家睡了？

我揉着自己的头发，震惊，恐慌，不敢相信，还有，那么一丝小窃喜。

这样的话，是不是，是不是，有没有一丝可能，苏远林，也是喜欢我的？

我陷入在自己的幻想里，越琢磨越有可能，于是乐滋滋地换上衣服，推开门，想要去找那个心心念念的人。

我四处找，最后来到昨晚聚餐的阳台。

于是，我就看见——

刘鹿满眼是泪，伏在苏远林怀中。

而苏远林抱着她，轻轻摸着她的头，眼眶泛红，还在她耳边说着什么……

那一瞬间，我耳中只有呼啸的耳鸣声。

我用了平生最快的速度回到房间，收拾东西，逃离了这个前一刻还是浪漫甜蜜的岛屿。

回到学校，我快速办理了离校手续，买了机票回了家。

甚至毕业典礼我也没有参加，证书让祁壬寄给了我。

然后迅速换了手机号，删除了我们之间共同认识的人，删除了所有社交平台——所有能看见他、也是他能看见我的方式。

我害怕。

我不想听。

什么都不想听。

唯一的意外，大概就是一个多月后，我发现自己该来的那位亲戚没有来。

我那个时候记忆倒出奇清晰，记起来那个民宿的 T，好像是个杂牌。

Fuck。

第二天醒来，我手机上一堆未读消息。

最新的同时也是数量最多的消息来自苏远林：

「醒了吗？」

「饿不饿？」

「要不要吃你最喜欢的鲫鱼羹？」

奇怪，他怎么知道我最喜欢吃鲫鱼羹。

我想到那天他在车里带着恳求紧张望着我的眼神，一时之间不知道该回复些什么。索性先当缩头乌龟，然后，叮咚，一条新消息进了来。

居然是我的相亲对象，李医生。

真是没想到，经过那天尴尬的闹剧，这位青年才俊，居然看上我了。

他在微信里邀约我第二次见面。

我哭笑不得，思来想去，决定还是赴这一次约，把话说清楚。

仍然是市二院西门大街的那家咖啡馆。李知昼打开酒水单，殷勤地问我要喝点什么。

我摆了摆手：「没事，不用了李医生，有一些话说完我就走。」

还没等我说，他抢先一步急急讲道：「烟烟你是不是担心你的情况会拖累我，担心我家里人不认可你，你完全不用担心，我不会介意的……」

我脸上的笑意敛了下来，提高音调认真地说：「李医生，我从来没有觉得我有一个孩子这件事情是什么丢人和拖累的事情，我的女儿，是我的骄傲，当然，我本人，也一样骄傲。」

李知昼涨红了脸，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：「烟烟，我不是这个意思……」

我的目光一瞥，看见了他摆动的手腕上戴着的江诗丹顿。

哎，又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少爷啊。

我拍了拍他的手臂，让他平静下来。

「没关系，我知道了。你很好，只是我们不太合适。」

李知昼再也绷不住刻意打扮的成熟，摘掉眼镜，丧着一张脸，脸上的表情好像邻居家被人欺负了的小边牧。

「烟烟，你可能刚认识我，但我已经认识你很久了。你制作的那档节目我每期都看，知道相亲对象是你的时候，你知道我有多高兴吗？」

「你和我想象的一样聪明，有趣，而且，而且长相恰好也是我喜欢的类型……」

他低下头，脸上带着一丝害羞。

我到这里知道他的心情终于放松了下来，刻意逗他：「怎么，你喜欢妖艳贱货型的啊？」

他的脸涨得更红了，不好，好像是生气的红：「我不许你这么说自己好吗！」

「哈哈哈哈哈哈」

逗孩子真好玩。

正当气氛放松下来的时候，我又感到背后一阵熟悉的凉意。

转过头，看见了邻座上拿着书遮挡视线的某人。

我走过去，抽掉这位客人手中的书，微笑.jpg 看他：「不知道苏医生什么时候有了窥人隐私的癖好？」

10

「烟烟，对不起。」

「我承认，是我小心眼了。」

「烟烟，你可以骂我，但不能不理我。」

我停住脚步，转过身抬头望向苏远林：「苏医生，我记得咱们之间好像没有任何关系，请不要说这些会让人误解我们关系的话好吗？」

苏远林拉过我的手，紧紧握住：「有关系的。」

我想要挣脱，却脱离不掉，我用力掰他的手指：「苏远林，你放手，我们哪里有关系，有什么关系。」

「我是燃燃的爸爸。」

我呼吸停滞了。

他，知道了？

「我说，我要重新追回你，以后，燃燃也是我的女儿。」

「重新给我一次机会，好吗烟烟。」

「我会给你们一个全新的家。」

我的心跳恢复了正常，脸上讪讪，也无力抽回自己的手，只能转过头去，避免让苏远林看到我不自然的神情。

「你说追就追啊，我答应了吗。」

苏远林把我的手放到唇边轻吻，如羽毛般轻轻柔柔的酥麻触感从指尖传向我的心脏，我的心不争气地剧烈跳动了起来，想要抽回手，却被苏远林攥得更紧。

「我已经犯了一次大错，这一次，我不会再让自己错过你了。」

他借着手上的力，把我拉进他的怀抱，紧紧拥住，似乎要把我揉进他的身体里。

隔着衣服，我听见他急促的心跳，咚、咚、咚，炙热而激烈

我感觉到他的呼吸弥漫在我耳边：

「烟烟，我爱你。」

11

「所以，你就答应了？」

祁壬坐在燃燃的病床边，一脸惊讶。

我默默削苹果，低头小小声说：「也，不算答应吧。就是他要做什么，我也管不了。」

祁壬一脸痛心疾首：「我家的白菜，难道要第二次被猪拱了吗。」

我作势要打他。

他推着我：「好了好了，别闹了。」

「不过，你真的想好了？」

我沉默，良久才回答：「我不知道。」

苹果被我削得快只剩一个核，我放下水果刀，捧着脸叹气：

「唉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明明知道他还有个在国外的白月光，明明知道这颗定时炸弹可能在未来又会爆炸，但是……」

祁壬落寞地扯了扯嘴角，露出一个不知是哭还是笑的表情：

「好吧，我就知道。」

而后这厮摸了摸我的头，开始装哥哥口吻：「反正我们烟烟做什么决定，壬哥都会支持的。」

「『35 岁你还没人要，可以来找我这个垃圾回收站』，这个承诺仍然不变哈。」

我暴打这厮的头：「你才垃圾，你全家都是垃圾。永远不会有那么一天的，放心吧你个二百五。」

正殴打这厮的时候，苏远林带着燃燃回到了病房。燃燃一见祁壬立刻跑了过来，抱住他的腰，抬头冲他甜甜地笑：「我好想你，你怎么才来看我啊祁爸爸。」

听到燃燃最后的称呼，苏远林几乎是一瞬间抬起了头。

祁壬一向宠燃燃，两人玩起来的时候像一个大疯子带一个小疯子，这会儿也不例外，祁壬揉着燃燃的小脸蛋：「爸爸出差了呀我的宝贝，还给你带了好多好多礼物，开不开心！」

「开心！祁爸爸最好了！」燃燃一把搂住祁壬的脖子，在他脸上啵了一声。

苏远林的脸色越来越可怕。

从来没见过他冷脸冷成这样，好可怕，怎么办。

下一秒，他却大踏步走过来，脸上绽放出春风般的温暖笑容，蹲下来和燃燃平视，柔声问她：「燃燃是不是想要 BJD 娃娃。」

「想要！可是妈妈不给我买。」

「苏叔叔给你买好不好，燃燃想要多少个都可以。」

祁壬也微笑着蹲下来：「燃燃想要高达手办吗？祁爸爸那儿有好多。」

「哇，高达！」

是的，我这个四岁的宝贝女儿，心头第一爱是硬核热血冒险漫画。

苏远林稍微被震住了一下，立刻回神，不甘示弱：「苏叔叔给你买！」

「祁爸爸那儿的都给你！」

明明是和谐的场面，我却感觉出一种誓死血拼的奇怪气场。

MD，你们两个，不要惯坏我女儿！

12

一周之后，燃燃出院。

我去办理出院手续的时候经过护士站，破天荒地发现苏远林竟然在和小护士们，聊八卦？

我提着热水壶，拿着发票站在拐角处伸耳朵，偷听到了如下对话：

「苏医生你这次居然要参加院里的郊游活动？」

「天呐，没听错吧。苏医生诶，居然要和我们一起去玩？」

苏远林对着其他人的声音还是一如既往的严肃高冷：「嗯，不是说这次可以带家属一起去吗。」

小护士们呆住了。

良久，和苏远林平时关系还算可以的一位护士颤颤巍巍试探问道：「苏医生，要带家属？」

苏远林签完手上最后一份住院单，利落放下笔：「嗯。一起去。」

我同样呆立在拐角处，脸上不知为何有点发热，我用手扇了扇不存在的热气，内心默默腹诽：「狗男人，谁是你家属。」

回到病房，果然被苏远林堵在了门口。

我毫不客气：「让开。」

他接过我手中的东西，而后轻柔又飞快地在我脸上啄了一口。

我怒掐苏远林胳膊，到这地步他表情都不崩，只是皱着眉头忍着疼，还在那艰难开口：「烟烟待会儿再掐，有个事情和你说。」

果然，狗男人把「带家属出游」这个事情，说成了「护士站的护士们喜欢燃燃，想要带她一起去玩」。

「烟烟你作为监护人，肯定不能不去对不对？」他还在一脸正经跟我剖析情况。

九年前我怎么就没看出干净清冷的苏大医生还有这么腹黑的一面？

我似笑非笑地看着他，他用一如既往的认真眼神和我装无辜：「怎么了？有什么不对吗？」

狗男人，算你狠。

13

我知道市二院这种为人民服务的医院吧，旅行资金应该不富裕，但真没想到不富裕到这个份上。

整个外科包了一辆大巴车，人挨着人。秋老虎炎热煞人，空调不能停，所以窗户也不能开多少。

下车吐了两次后，我无力地靠在座椅上。

燃燃十分欢乐活泼，丝毫没有任何不舒服。她坐在苏远林腿上，一脸好奇地盯着陌生的叔叔阿姨，时不时还冲人家卖萌笑

一个。

小孩子的精力啊，真是迷之可怕。

苏远林一边护着燃燃，一边摸摸我的额头，一脸担忧地看着我：「没事吧，要不咱们下车。」

我摆了摆手，都已经上了高速，还是别给其他人添麻烦了。

我闭上眼睛，对苏远林小声说：「我睡一会儿就好。」

苏远林默默帮我拉上窗帘，并且特意将我的帽子调整了弧度，避开车内的光。

这个环境其实倒也不能安心睡着，我把意识放空，迷迷糊糊间好像听到苏远林小声在和燃燃说着什么，但似乎又不是很清晰。

「燃燃，叫我爸爸好不好？」

「可是妈妈不会同意的，苏酥酥。」

「没事的，妈妈会同意的。以后苏叔叔就是燃燃的爸爸了，就叫一声好不好。」

「那，好吧。爸爸！」

燃燃脆生生的小奶音响起。

「哎。燃燃好乖。」苏远林的声音有一丝颤抖的激动。

我在恍惚间听到这里，心中喃喃：「狗男人，居然骗我女儿喊爸爸……」

只不过我再也没有力气睁开眼，昏睡了过去。

14

下车之后我才发现，这次的旅行地点竟然就是当初毕业旅行的舟山群岛。

我看着熟悉的蔚蓝大海，心中泛起感慨。

从毕业到现在，已经五年了。

当初仓皇逃离这座岛屿的我，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还会回到这里。

还有——

我转过头，看见在海岸线上漫步的那一大一小。

还有，带着我爱的人。

或许，是时候坦白一切了？

刘鹿现在已经在海外长期定居，两人已多年不曾联系，那么，我是不是可以赌一次，赢一把属于自己的长长久久，喜乐圆满？

我拿出手机，翻到手机里一个久远的相册。

那是学生会一次活动中，拍照的同学无意中拍到的我和苏远林的照片——

树下的长椅上，我俩背对镜头坐着，苏远林静静看一本书，他看书，而我侧头看着他，双手貌似随意地搭在身体两侧，可双脚的方向却不由自主地朝他倾斜。

那是任谁也能看出的，年少的藏不住的欢喜。

九年了。

我看着那张相片，眼角微微湿润，远处燃燃在叫我，让我过去，苏远林也微笑着看我，朝我招手。

我嘴角泛起笑意，正要关上手机。

叮咚——

微信提示音响起。

新好友验证消息。

我划开，看到了那个刚才还在默念的名字。

刘鹿。

她发来的验证消息写着：「我回国了。我们聊聊？」

我面无表情地看着面前的女人。

五年不见，她成熟了很多，不变的还是那一缕女神般的优雅与傲气。

刘鹿啜了一口咖啡，缓缓放下杯子，一开口，却和女神的矜持气质丝毫沾不上边：「听说，远林哥哥现在在追你？」

「啧。」我此刻的内心戏已经演到我待会儿是不是要给她一巴掌，还是直接泼咖啡等等等，不过此刻我还保持着不动声色，甚至微微笑了一笑。

「这和刘小姐你好像没有什么关系？」

刘鹿丝毫没有我的话尬住，甚至还闲闲地继续啜了一口咖啡：「没什么，关心关心远林哥哥的终身大事。我还以为他这辈子都没戏了，没想到啊，真是天凑的缘分，这都能修成正果。」

我一时间有点没抓住她话里的含义，好像有什么重要的东西我不知道？

我疑惑地问：「你和苏远林，没在一起过？」

刘鹿一口咖啡几乎要喷出来，她也懵了，反问我：「你还不知道？」

「我应该知道什么？」

刘鹿扶住额头，精致的美甲敲打着太阳穴，嘴里用和她的外表丝毫不搭的语气碎碎念道：「完蛋了，不过这样居然都能再续上前缘，真是命硬啊这俩人。」

听到这里我的大脑已经快要宕机，但我还是抓住了紧要的一点，问她：「所以你和苏远林，从始至终只是朋友关系？」

「应该算是，兄妹。」

「但是这个事情几乎没有人知道。因为，我妈妈，是我们那位人渣父亲的前未婚妻。」

说到这里，刘鹿放下杯子，苦涩地笑了一笑，和我讲了自己家庭的故事。

原来，当年刘鹿的母亲和苏远林的父亲是青梅竹马，从学生时代一起走过来的情侣。中专毕业以后，苏远林的父亲分配到苏远林外公的单位，而刘鹿的母亲分配到邻市。苏远林的父亲仪表堂堂，青年才俊，被苏远林外公一眼看中做女婿。但他从始至终也没有说自己已经有未婚妻，就这样和苏远林的母亲结婚生子。

苏远林母亲怀孕的时候，刘鹿的母亲也怀孕。渣男一直以工作忙，反正都订婚了为理由，说等过了月份，给她们母子挣了安家的钱再结婚。

于是，等到刘鹿母亲生下刘鹿的时候，也是她知道自己这个十多年的爱人早已经把她和女儿抛弃的时候。

刘鹿母亲不顾月子抱着刘鹿赶到邻市，想要向渣男问清楚，渣男却再次哄骗，发现甜言蜜语已经没法骗过自己曾经的未婚妻后，当场翻脸，把她们赶了出去。

没出月子的刘鹿抱着病重的刘鹿，只能缩在三无小医院的床上。

最终这一切还是没有瞒过苏远林的母亲。她得知一切后，没有丝毫犹豫，和苏父离了婚。

而最后也是她，给没有钱照顾孩子的刘鹿母亲送去了救命的钱和补品。

刘鹿活了下来，她的母亲却从此失去了自己的人生。

她的整个事情已经在原来单位传开，那个年代，没有人管你是不是受害者。人言，从来是可畏的。甚至到后来传出是刘鹿的母亲故意做小三的流言。

刘鹿的母亲爱情没了，工作也没了，整个人大受打击，精神开始出问题，后来被诊断为精神分裂。刘鹿也半被寄养在苏家。

家庭是刘鹿心中最重的伤痕，她从来不会在学校提到任何有关家里的事情。为了保护她，苏远林也丝毫不会提。

舟山毕业旅行那一晚的第二天，也是刘鹿的母亲在精神病院中去世的那一天。刘鹿收到了母亲去世的消息，她悲痛之下慌乱无措，一大早便找到苏远林告诉他这个消息，于是我那一天早上在阳台看见的，正好是这一幕。

「后来远林哥哥找不到你，想到你是不是看见了我们在一起，他征求了我的同意，要把这些告诉你，你没有收到他的消息吗？」

我想到了被我删除的所有联系方式。

「对不起，阿姨的事情，我很遗憾。」

刘鹿摆了摆手，声音有些微哽咽：「都过去了。我觉得对她来说，可能也是解脱吧。」

我一声叹息。

「所以，远林哥哥大学一直喜欢的那个人，是你啊。」刘鹿仿佛突然醒悟般说道。

我猛地抬头，不敢相信，苏远林一直喜欢我？

刘鹿说她一直都知道苏远林心里有一个人，但是她和苏远林的朋友都不知道这个女孩是谁，苏远林也并不肯说。她只好先扮演恶毒白月光，帮苏远林击退了很多学姐学妹。

她那时也一直很疑惑，为什么明明喜欢，却从来没有见苏远林主动出击过。

直到那次毕业旅行后，她看到苏远林后来那么着急地寻找我，才知道苏远林当年一直一直喜欢的，是我。

我气喘吁吁地下了车，在回家的路上狂奔。

我想要大叫，想要大喊，但什么都没有我现在要见到苏远林的心情急切。

我想要告诉他，苏远林，我也喜欢了你好多好多年。

从一开始就是你，始终都是你，

只有你。

还有，我要正式向他坦白一切。

可是当我回到家后，却看见苏远林面无表情地坐在沙发上。这个时间还没有到燃燃睡觉的时候，通常苏远林都会陪着燃燃叽叽喳喳玩闹。

可此刻，没有燃燃的吵闹，没有两人的欢声笑语。

一片寂静。

「燃燃睡了。」他抬起头看见我，嘴角扯出一丝苦涩的笑意，而后目光又落到手中的东西上。

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，看到一张卡片大小的照片。

那张我和他坐在树下长椅的背影。

这张照片当年单被我洗出来，存在我的钱包夹层。

苏远林开口的声音带着几分疲惫和喑哑：「燃燃说，这是爸爸。她听见过妈妈对着这张照片说的话。」

「她说，自己很想爸爸的时候，就会亲亲这张照片，可是却不能告诉妈妈，因为妈妈会不高兴……」

苏远林艰难地吞咽了剩下的话语，然后闭上眼，手无力地捂住眼睛：「烟烟，你是不是欠我一个解释。」

「我是不是可以知道，自己错过了多么重要的东西。」

17

我和苏远林已经有一星期没有说话了。

他仍然会照顾燃燃，会接燃燃去幼儿园，晚上再送回来，并且会给加班晚归的我做好饭，却在我回到家之前离开。

我尝试堵过他，他却每每都能避开我。

那天面对着已经看见照片的苏远林，我拼命解释，语无伦次地坦白了一切。

我可以理顺一切逻辑、顺序，却独独否认不了一个事实——

我在发现自己意外怀孕后，并没有告诉苏远林。

那时候我刚经历过「表白即失恋」，想彻底放下这个人，发现自己意外怀孕的第一反应，也是，打掉她是最理智的选择。

可是啊，这世上偏偏有一种心情，叫作放不下，还有舍不得。

我舍不得。

舍不得感觉到宝宝第一次在肚子里动的时刻，舍不得做 B 超时看见的身体内孕育出的这个小小生命萌芽。

所以那一刻，我做出留下她的决定，和苏远林没有关系，和任何人都没有关系。

我是真的想要自己把她好好抚养长大。

即使到现在，我仍然觉得自己当年没有错，而苏远林，更没有错，他被动地承受了这一切。

只有一种错，叫作阴差阳错。

伤害了所有人。

可谁说阴差阳错不可以被改变？

孟烟烟的人生里从来没有妥协。

男人，我可以再追啊。

受的伤，我们可以再补回来啊。

这一次再错过苏远林，我就真是个憨批。

我终于在医院地下车库堵住了苏远林。

我不知道他是为了躲我还是麻痹自己，已经连着三个周末给自己加手术加到凌晨了。他们科主任都找到了我，让我盯一盯，劝一劝，我这也是奉主任之命行事。

苏远林避开我直盯着他的视线，轻声道：「烟烟，太晚了，快回家。」

我不管不顾地拉开副驾驶的车门，一屁股坐了上去：「我不管，要么你把我扔下去。」

苏远林叹息了一声，视线并没有转过来看我，他顿了顿道：「好，那我送你回家。」

我一把扯开他握住方向盘的手，紧紧攥着他的手，不让他抽回去：「苏远林，今天我们就把话说明白。」

「你是不是想跟我分开？」

「你知道的，你只要说一句不愿，我绝对不会再来打扰你。」

他听到这话，身体颤动了一下，手下意识地反过来把我的手攥得更紧，把我拉向他，而后又像突然反应过来似的，松开我的手。

我当然不会让他松开。

他叹了一口气，终于转过来面向我，他的目光牢牢地看着我，光是坐在对面，我已经感觉到那目光中浓重的温柔与不舍。

他把手伸到我耳边，轻轻帮我拨起散落的碎发：「烟烟，这两天我仔细想了想，与其说是在生你的气，不如说，是在气当年的自己。」

我露出不解的表情。

「我总在想，如果当年再勇敢一点呢，如果我再多做一点，如果我没有因为联系不上你而放弃，会不会一切都不一样，你也不用经历那样一段失败的婚姻……」

等一下，什么玩意？

好像还有什么更复杂的东西没有说清。

我抓住他的手：「什么婚姻？我没有结婚。」

苏远林被我惊住了，他喃喃道：「可是，你不是和祁壬结了婚？」

我彻底蒙住了。

我当时只不过憋着气撒了个「有老公」的谎，为什么会变成我和祁壬结婚？

苏远林到底从什么地方听到的奇怪事情！

我捧着苏远林的脸，紧紧盯着他，咬着牙道：「现在，把你心里压住的所有事情都告诉我。」

我从苏远林那里听到了一个陌生的故事。

我不敢相信这竟然是我记忆中对他求而不得的当年。

苏远林说，在那个时候的他眼里，我和祁壬好像才是一路人。

我们先锋，洒脱，勇敢，一往无前。

当年那个我迷失在少年温柔里的盛夏，少年也一眼看定了人群中的我。

可他也很快看见了我身边还有一个祁壬。

我在祁壬面前和在他面前完全不一样。

放得下包袱，撒得了泼。

好像完全热烈绽放着。

加上他辗转打听到祁壬和我从小学开始就是青梅竹马，便一眼认定我和祁壬是一对。

包括毕业旅行那晚我找他撒酒疯表白的那一夜，他也以为是我
和祁壬闹了别扭分手。

他考虑过要不要推开我。

可最后却舍不得。

「烟烟，你不知道那时候我有多自卑过。」苏远林捂着眼睛，低声对我说。

「我的人生，从来没有肆意过，每一个决定，都会瞻前顾后，仔细考虑。身边每个人说的话，我都会放在心里。

「别人看我都是光鲜亮丽的头衔，学生会长，优秀毕业生，人人以为我是天之骄子，可我自己才知道，自己其实天赋不算高。

「你和祁壬的世界，我羡慕过，那时却觉得自己永远也无法进入。」

原来，当年我以为自己在一个优秀的圈子外格格不入的时候，他也在我的世界外遥望着我。

而我们都没能有勇气往前再进一步。

「傻瓜。」我的泪水不听话地从眼眶涌出。

「大傻瓜！」

我猛地扑向苏远林，他的头差点撞到车窗，却还第一时间护住我，以免我跌出座椅。

我把满是泪水的脸埋进他的肩窝，在他的怀抱中里瓮声瓮气道：「所以你以为我后来是和祁壬结了婚？」

他一边抱着我，一边摸了摸我的头发：「是啊，那时候找不到你，很久之后才听到你和祁壬都回了老家。我就以为你

们……」

我从他怀中起来，擦掉眼泪：「那你为什么还要来这里。」

他帮我揩干净眼角的泪：「这话说出来有些酸。」

「你说，还有什么没讲都要说出来。」

他叹了口气：「博士毕业后我拜托老师帮我联系上了这里的二院。我那时候想着，是不是有那么一天，我在医院里的某个时刻，推开诊室门的，会是你。」

20

这是我第一次来苏远林住的地方。

干净整洁，没有人气，像他平时那副高冷的样子。

苏远林在厨房忙忙碌碌，在我几次说过不饿之后，这男人还是把我从厨房赶出来，让我好好坐在沙发上等夜宵。

一小时后苏远林从厨房出来，鲫鱼羹，蟹粉小笼……几乎都是我爱吃的。

「小笼包这次是蒸的方便装，可能不太鲜，等之后螃蟹上市了，亲手给你做。」

我从背后抱住布置餐桌的苏远林，他拍拍我的手，温声说：「先吃饭。乖，冷了就不好吃了。」

我开始撒泼：「不要。」

然后把脸贴在他背上，轻声问：「你怎么知道我爱喝鲫鱼羹。」

没有听到苏远林的回答。

我往前探过头去，却发现他的脸悄悄泛红。

「阿姨在护士站聊你的时候，我也会过去听。」

我的心，瞬间酥成了蜂蜜小甜饼。

我一把把苏远林转过来，把他的背推到餐桌上，一手撑在他的耳边，脸逼近他的脸，故作「恶狠狠」地说：「劳资不想吃饭，想吃你。」

苏远林看着我，扑哧一声，竟然笑了起来。

我心里想他想得不得了，刚才也本来就是强壮胆才上演了一把猛虎扑食。

没想到这厮居然一眼识破，还笑我，哼。

我有点挂不住，脸上发着热：「笑什么，笑屁。」

苏远林笑了一会儿后止住，脸上的神色开始认真，眸色也渐渐加深，他的手缓缓抚上我的腰——

从小我这里就碰不得，此刻在他滚烫的手掌下，一阵阵发软的感觉从我腰间袭来，感觉自己好像下一秒就要瘫倒。

「这是烟烟自己说的。」

我开始结巴：「我说什么了，啊——」

我被苏远林抄膝一把公主抱了起来，他一边抱着我，一边低下头吻了吻我的唇：「不吃饭，吃我。」

21

第二天早上，我睁着惺忪的双眼醒来。

床上没有人。椅子上搭着苏远林的衬衫。

和当年舟山民宿醒来一样。

只有我一个人。

不过这一次不同了——

我拿过床头柜上的纸条。

「烟烟，我去给你买早餐了。可以再赖一会儿，但不能赖很久，对身体不好。

爱你。」

我看着纸条，嘴角不由自主地向上牵起，怎么压都压不住脸上的笑意。

不过心里还在愤愤，哼，狗男人，还要管我。就赖，我就赖。

然而赖了还不到十分钟，我就不受自己控制地走进卫生间，开始乖乖洗漱刷牙。

正在乐滋滋漱口的时候，卫生间门外突然传来一个陌生阿姨热情的声音：

「林林，你和那姑娘怎么样了，哎呀妈妈和你说，对女孩子你不能太温吞，该主动的时候就大胆地——」

我大脑还来不及反应，卫生间门就被一把推开——

「啊！」

我声明，不是我叫的。

20 分钟后。

我局促地坐在沙发上，旁边是买早餐归来的苏远林，而我们的对面，是一脸慈爱星星眼看着我们的苏远林妈妈。

苏远林率先发言：「妈，你怎么招呼也不打一声就来了。」

苏远林妈妈竟然先开始道歉：「不好意思儿子，这不是，不知道你已经刷进度了嘛。」

刷，刷进度。

好的，我觉得阿姨一定和我妈聊得来。

「咳咳，那个啊，阿姨也不是干涉你们。就是你看，都五年了你们两个人还彼此念念不忘，这就证明一定是天赐良缘嘛。你们先自己处处，然后哪一天，咱们看看日子？」

「放心，以后结婚有小孩，生活上有需要帮助的妈妈来，教育的问题，你们自己主导。哎呀，说到这，学区房是不是得提早考虑一下了……」

小孩？

苏远林的妈妈还不知道燃燃的事情？

我用眼神悄悄询问苏远林。

他向我眨眨眼，在我耳边轻声道：「之前没和你商量，就先没有和我妈说。」

我心下一片熨帖温暖，趁着苏远林妈妈陷入碎碎念的时候，我悄悄从背后握住他的手，也在他耳边轻声回应道：「我觉得，可以和阿姨说了。」

苏远林的眼中绽放出惊喜。

我们都知道，这是一个信号，一旦告诉父母，那就证明是要开始将两个家庭牵扯进来。而下一步——

我觉得，是时候给燃燃一个新家了。

一个有妈妈，也有爸爸的家。

22

八月十四日。

农历七月初七，七夕之约。

宜婚嫁，大吉大利。

我和苏远林的婚礼在当年的那座民宿举行。

燃燃第一次参加婚礼，乐疯了，满场跑来跑去，早就忘记了自己小花童的身份。

苏远林妈妈和我妈跟在她后边，担心她磕着碰着，各种护着。

尤其是苏远林妈妈，老太太在得知自己竟然有了个孙女的第一天，就陷入了不可自拔的疼爱当中，带着燃燃各种逛吃逛吃买买买，甚至还要打算把家搬到这里来。

在苏远林和我极力劝说之后，老太太才理智了下来，不过一定要我们答应，燃燃的暑假时间归她了，谁都不能占着。

苏远林怕我不高兴，悄悄和我解释。

我挽着他的手，戳了戳他的鼻子：「老人家突然得知自己有了孙辈嘛，可以理解，总要给她的感情留有一点释放的空间。我是那么不讲理的嘛。」

「再说，带孩子可不轻松，我乐得有个假期。」

「那我们去度蜜月好不好，地方你定。」苏远林悄悄挠我的手心。

司仪大概是第一次见到婚礼进程中说小话的新人，大声咳嗽了两声，示意我们尊重一下他主持的劳动成果。

我吐了吐舌头，把苏远林推到他的位置上。

宴席上，刘鹿特意来找我干了一杯，居然是要道歉。

她用着和她那优雅女神外表极不符合的语气说：「嫂子，真没想到当年图书馆那个女生竟然是你。我以为又是哪个小学妹呢。实在不好意思，刺儿了你一把。我干了啊，你随意。」

我来不及阻拦，眼睁睁看着她把满满一杯白的灌了下去。

喝高之后她是彻底放飞了，拉着我继续八卦：「主要是，当年你那一身装扮，太不符合你了，当年你不是酷姐嘛，那大铆钉，朋克装，怎么就从良了哈哈哈哈哈……」

我「哈哈」陪着一起笑，却恨不得把蛋糕拍在她脸上，社死场面就不要再提了好吗！

我向正在把她拉回座位的苏远林耳语：「所以那会儿你在图书馆见到我皱眉头，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？」

苏远林把他妹丢给他大学那堆死党就不管了，转身搂住我：「那明显就不是你会觉得舒服的装扮。」

「烟烟，我希望你和我在一起，还仍然是你自己。」

祁壬和熊医生拼酒已经拼到脸色发红，他举着酒杯晃晃悠悠走过来，我一脸嫌弃：「喂，警告你，不要吐在我婚礼上啊。」

祁壬应该还没醉，还知道回怼我：「吐了我不找你，我找你家苏医生。」

说着把手中的半杯酒一饮而尽。

这厮果然是醉了，喝完之后竟然顺手扔了杯子，一把拉过苏远林，在他耳边说了句什么。

苏远林听完之后没有说什么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，把晃晃悠悠的他交给了熊医生。

我好奇，追着苏远林问：「祁壬那贱人和你说了什么。」

苏远林就是不告诉我，任我扯着他的衣服撒泼。

最后敌不过我闹他，却只是点了点我的嘴唇：「男人间的秘密，你不用知道。」

好吧。

夕阳渐渐降临，我靠在苏远林肩上，眯着眼睛，看一望无际的大海，离岛最高处的灯塔，手中穿过八月的季风。

熟悉的风景，

熟悉的人，

十多年之后，我们终于踏入彼此的世界。

那缕烟烟，终于拂上远林。

（完）

番外：朋友

1

离开这座城市的时候，出租车的音箱里正响起一首老歌，陈奕迅的《十年》。

祁壬听见前奏的时候就认出了这首歌。

多年前校园里，他和孟烟烟听着学校广播站单曲循环这首歌，在月光下的操场上一遍又一遍遛着弯。

两人吐槽打屁，甚至还偷偷买过酒，坐在操场看台上对瓶吹过。

恣意妄为的十年前。

十年。

人生有多少个十年。

而他和烟烟，好像已经不止一个十年。

从小学时候遇见孟烟烟开始，他就知道自己拥有了此生最好的朋友。

他小时候发育缓慢，在一种春笋般生长的小小子中，像个营养不良的小豆丁，理所当然地被恶劣校霸盯上，逼他交出零花钱。

他反抗，却被压在地上摩擦。

大姐大孟烟烟就是这时候从天而降。

一看就是老熟人了，那几个小混混看见孟烟烟拿着板砖出来，立刻撤退，不过边撤退还边叫嚣，说迟早打断孟烟烟的腿。

孟姐冷哼一声，抄起一块新砖头就要追上去。

祁壬死死抱住了她的腿。

孟姐霸气侧漏，照顾起小朋友来却温柔细心。

祁壬看着给他受伤的手上药的孟烟烟，轻声说：「下次不要再出头了。他们要不到钱，会走的。」

孟姐一个用力，掐断了棉签。

祁壬「啊」了一声，开始抱着手哀嚎。

孟烟烟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，开始对小豆丁进行洗脑：「怎么能这么想呢。就要和他们刚，他打一下，就还十下上去，不信打不服！」

祁壬低头小小声：「可是，你毕竟是个女孩子啊……」

孟烟烟危险地眯起眼睛：「怎么，你看不起女孩子？」

「不不不，我是说，万一打不过遇上危险怎么办。」

「不要紧，孟姐罩着你！」

小女孩学着外婆的模样，像撸猫咪一样摸了摸小豆丁的头。

小学结束，他和孟烟烟的友谊缘分竟然还奇妙地继续着，两人上了同一所学校分到同一个班，并且在随意排位的情况下成了同桌。

十几岁年纪的男孩子疯长，祁壬自然早已不再需要孟烟烟的保护，不过他还是非常自觉地叫孟姐，求孟姐罩着自己。

孟烟烟挺着小小的胸膛，拍上他的肩膀：「没问题，孟姐罩你！」

2

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呢？

他对她的感觉。

高中毕业之后？

大学里不再形影不离之后？

还是，在很早的自己都不曾意识到的从前。

祁壬弄不清楚。

他只知道，当大学入学不久，孟烟烟和他眉飞色舞谈起那个人
的时候，他心里的某一处，好像小小地疼了一下。

真的只有那一小下。

却再也没有愈合过。

这些年，他和孟烟烟的关系早已经不是大姐大和小弟的关系，
他们是兄弟，是朋友，是死党，在涉及某些专业上的问题的时
候，甚至还是最好的对手。

他也终于不用再称呼她孟姐这个诨名，而是可以光明正大地叫
她的名字。

烟烟。

她终究还是成了他抓不住的那缕青烟。

3

舟山离岛那场毕业旅行，烟烟醉成那个样子，来到苏远林面前，借着酒疯说她心底可望不可得的爱恋。

他在餐桌的那一端默默看着，甚至有一瞬间阴暗地想到，拒绝她吧。

拒绝她后，他是不是就可以伸出手，摸到那缕烟。

可他舍不得。

作为最好的朋友，她的苦，他一清二楚。

他比谁都希望她能幸福。

于是他走上前，借着带她走的借口激那个人。

他成功了。

看着苏远林和烟烟远去，他自嘲地灌了自己半杯酒。

所以就这样吧。

小祁啊，你可真 TM 伟大。

他对着月光举起空杯——

敬你，敬纯洁，敬友谊。

敬这个人人爱而不得的 The Fuking World。

4

可事情的急转直下是他没有预料到的。

等他联系上烟烟的时候，她已经从学校回了家乡。

她什么也不说，只让他替她带回毕业证书。

他还是从她同去舟山的舍友那里问出了一二。

毕业典礼后他坐最早一班飞机回到家乡，当着她的面问了清楚。

听完所有的事情后，他铁青着脸，要去找苏远林那个混蛋，烟烟哭着拦住他。

她说，就这样吧。她不想再和这个人有任何瓜葛。

她的话，他攥着拳头听着。

好吧。

但谁也没想到，命运能开这么大一个玩笑。

烟烟发现自己怀孕了。

有些事情，作为男生，到这个份上，话就不好说了。

而且他从烟烟的眼神里，也知道了她的决定。

那就陪着她吧。

5

五年的时间转瞬即逝。

这五年里，他陪在她身边，看着她从一个手忙脚乱的女孩，逐渐变成今天温柔与强大并存的妈妈，和女人。

燃燃很可爱，继承了她精致的五官和古灵精怪剑走偏锋的性格。

有时候在公园，他抱着燃燃，听她碎碎念吐槽工作上的烦人事，觉得，时光停在此刻也不错。

停在此刻，他们是一家人的错觉。

这些年他看她为了应付任务般地接触过几个男生，当然往往都没什么下文。

他不知道她的心底，是否还想着那个人。

他和她的关系，已经从兄弟、朋友，逐渐变成家人。

那么，是不是能再往前进一步？

等出完这次差，就踏出那一步吧。他对自己说。

可原来这世上最愚弄人的四个字，叫作阴差阳错。

6

他抱着燃燃在病房里，幼稚地和苏远林争小孩子的宠，看着烟烟和那人眼波之间的流转交融。

他知道，这一步，终归还是踏不出去了。

命运兜兜转转，终究是该走的走，该留的留。

7

婚礼上，他装作喝醉的样子，晃晃悠悠走到烟烟和那人身边。

就像当年毕业旅行的那个晚上一样，他一仰头，半杯酒一饮而尽。

他随手扔了酒杯，拽过苏远林的领带，在那人耳边说了一句话。

他说，你一定要对她好，否则，我随时等着。

他和苏远林都清楚这是一句不成立的威胁。

而苏远林明白了。

所以他没有说什么，只是重重地拍了拍他的肩膀。

8

《十年》的最后一句唱完，祁壬睁开眼。

已经到了机场航站楼。

他下了车，转头看向这片他生活了近三十年的城市的天空。

这次申请外派出国，再回来，就不知道是否是下一个十年了。

所以最后，还是——

那就这样吧。

就像当年他一时兴起，看见班上的女同学玩塔罗牌，也起哄让人家帮他算了算。

女同学让他闭上眼睛默念一个人的名字。

出来的结果是：你们是可以当 `soulmate` 的人，亲密到不一定要婚姻约束。

他当时为 `soulmate` 这个词暗暗惊喜。

原来，那句话真正的意思，是后半句。

所以，那就这样吧。

他笑了笑，转头走进航站楼。

尾声

值机的时候，有人从背后拍了他一下，他转过头，看见了婚礼上见过的一个女孩。

好像是苏远林的妹妹，叫作刘鹿。

她看了看他手中的机票：「这么巧，你也去墨尔本？」

窗外又是一片蓝天。

（番外完）

□ 孟九初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